

柳梢青

自东方未明入主侠隐阁以来，已过了数月有余，阁中上下对这突然出现的少年师祖，也从最初的惊异便为了如今的习以为常。毕竟行走江湖，什么新鲜事没有呢？就是那十八年前身死于回雁峰之役的凌云师叔，如今不也是重返人间、再世为人了么……虽说算不算得上是人，倒还有待商榷罢了。

东方未明虽然名正言顺地占了楚天碧的阁主之位，却没有住进楚天碧惯常办事的地方，只是在藏书阁划了一间小阁楼，用以平日议事批阅文书。现下柳心萍正站在书桌前，拿着一小簿书卷，对东方未明说着什么。

「……上京传来的消息，便就是如此这般了。楚师兄还让我来问阁主，不久就到冬校，今年的考校如何出题，阁主可有示下么？」

东方未明翻了翻面前的文书，头也没抬便回答道：「这种事情随你们去办就好，楚天碧让你带话，应该是心里已经想好了如何策划了吧？」

「是。」柳心萍点点头，干脆地应下了，「楚师兄正在给学生上课呢，一会儿下课，我同楚师兄来跟阁主详述？」

「嗯。」东方未明这才终于抬头朝柳心萍笑了笑，「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

柳心萍朝东方未明微微行了一礼，便转身出去了。阁中一众师长里，因她与秦红殇有五分相似，东方未明一向最喜欢她，只是她性子颇直，对师祖兼现任阁主反而格外的礼数周全，不免显得有些生疏。

见她如此，东方未明无奈地叹了口气，又低下头去看桌上的文书。

一时间阁楼里静得针落有声，只是过了少许，东方未明有些不自在地抬起头来，开口问道：「怎么了？」

在楚天碧遇到东方未明前，凌云就已在身边跟着了，要说东方未明究竟是如何拆了阎凰在上京的宫殿，又把楚天碧这死了十八年的师弟捡走带在身边的，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平日里东方未明不论去何处做什么，凌云都只是沉默地跟在他身旁，机关人都是悄没声儿的闷葫芦，一开始看着吓人，久而久之众人也都习惯了，只当他是明阁主身边的摆设，先前柳心萍同东方未明谈话，凌云也只是靠着阁楼窗边的多宝阁站着做壁花，真好似和多宝阁上搁着的瓷器摆件一模一样了。只是现在他不知何时已经挪到了东方未明身旁，从东方未明身后俯下身瞧他，不仅将阁楼内的日光遮了大半，将东方未明彻彻底底笼在了自己的影子里，连浅青色的长发都落在了东方未明脸上，叫他彻底没法把凌云当作瓷器摆设无视了。

东方未明话音落了半晌，凌云也只是低头静静地看着他，虽然开口问了话，东方未明也知道机关人偶自然是没法给出回答的。左右已被凌云搅得没法继续办公了，东方未明便顺势放下笔，仰头瞧着凌云，抬手摸了摸机关人偶一片冰凉的脸颊。

「要是等得无聊，你就自己出去看看学生们刀法练得如何也好，这一堆上京来的书信，我看不完可是不能走的。」东方未明对凌云说道，倒像是哄猫狗宠物一般的轻声细语。

凌云听了他的话，却也没有要动的意思，反而是身子俯得更低了一点，一手握住了东方未明正抚摸自己脸颊的手，一手则是不轻不重地落在了东方未明的肩上。

事到如今，东方未明也警觉了起来，他下意识地想躲开凌云落下的手，然而他正坐在书桌前，一时间也无处可躲，只得任由凌云揽住了自己。

「不行。」东方未明声音颇为严厉地说道，「一会儿柳姐姐还要回来的，不论你想做什么，这会儿都不行。」

他话音未落，凌云搁在他身上的手便顿了顿。就在东方未明以为凌云和往常一般听了他的命令，要就此收手时，对方倒是无意遂他的愿，直接一弯腰，将东方未明整个人捞了起来，抱着他的腰，将他放在了书桌上。

「你做什么！」没想到凌云会突然如此没规矩，东方未明着实被他突如其来的行动吓了一跳，胳膊也下意识地抱在了凌云肩上。他才在书桌上坐稳，凌云的手已毫不客气地探到了衣下。

「赶紧放开我。」东方未明有些生气地在凌云肩上一拍，只是怕不小心弄坏了什么机关零件，倒也不敢用力。凌云仍是强压着不愿起来，那伸进东方未明衣下的手更是在他腰上一掐，没轻没重的痛得东方未明倒吸一口气。

东方未明此时整个人都被笼罩在凌云的影子里，他满眼怒火地抬头去瞧凌云，只看到那双浅青色的眼睛仍是和平时如出一辙的平静又冰冷，在背光处显得更是晦暗了几许。只是凌云面上一副冷淡无情的样子，手上的动作却是十分急切，不过三两下，已要将东方未明的外衣都尽解开了。

哪儿有这样的机关人啊？东方未明在心里叹了口气，一时间也被他闹得没脾气了。又转念一想到等凌云恢复神智之后，要是得知自己今天又做了什么荒唐事，不知道会多有趣……东方未明如此想着，便也不再反抗了，就任由凌云双手在自己身上随意摆弄。

东方未明今日穿的也不过一件曳撒，只在腰间紧紧地束起来，凌云只解开腰带，拨开外衣，便只剩一身薄薄的里衣。此时他更是毫无就此打住的意思，掀衣扯襟、解带褪裤，就是要在本地行周公之礼了。

如今已过了霜降，庐山上多少也有些冷了，衣服解开，凌云的手毫无阻隔地抚上东方未明的腰腹时，便叫他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虽然凌云与一般的机关人不同，靠九泉心经吊着一条命，倒也还可称之为人类，但是身上已近半是金石所制，现下阁楼里还未燃起烟道地龙，本就有些凉意，被凌云冷冰冰的手一摸，东方未明心底彻底是半点旖旎也没有了。

「冷死了。」东方未明有些没趣地轻轻在凌云胸膛蹬了一下，开口命令道，「不做了，放开我。」只是凌云听了他的话，反而是当下便欺身而上，一边轻轻捉住了东方未明的脚踝，一边真好似小狗舔吻主人面颊一般黏黏腻腻地亲他，不许他再说话了。

东方未明被他一亲，便也习惯性地回应起来，纵容凌云伸舌探入，在细软口腔内舔弄，唇舌交缠间，未下咽的涎水顺着唇角溢出，弄得他脖颈间都有些黏腻湿润，衬着前些日子里留下的斑斑红痕，愈发显得淫靡异常。

如此一来一往，东方未明身子倒也有些微微发热起来。只是凌云亲得实在是有些长了，东方未明被他堵得气息不顺，便伸手轻推他双肩。然而凌云今日像是打定了主意不听主人的使唤，他愈是反抗，凌云压他愈紧，一双手原本还在东方未明胸腹间抚摸逡巡，现下已摸到了他身下，只在臀肉上揉捏了两下，便向内里探去。

两人昨日夜里才行过敦伦，凌云只轻车熟路地逗弄了几下，便觉内里温润火热，柔软黏滑，想来已经是被自己玩得起了兴致了。

此时东方未明已有些头脑昏沉起来，凌云冰凉的肢体毫无阻隔地贴在自己的肌肤上，更让人心思敏感。那双手煽风点火，乳肉、腰际、小腹都似着火一般，灼热非常，瘙痒难耐，恨不得再大力揉捏。凌云见东方未明面颊泛红、神情迷蒙，身体逢迎似地向自己贴合，显然是已身陷欲海情潮，须得被好好餍干一番。他对自己的主人倒也没有半分客气可言，一边沿着锁骨啃咬，一边在东方未明下身来回探弄，不多时便已能探进三指，软得勾人，穴间汁水淋漓，手指间具是清液了。

见东方未明已得了趣，凌云也不拖沓，握着阳根在东方未明腿间磨蹭了几下，将腿根的细嫩皮肤弄得发红，两人具是有些按耐不住了。东方未明被他磨蹭得两腿打颤，撑着书桌直起腰来，便将两条腿缠上了凌云的腰，勾着他的腰向自己拉近。先前还十分抗拒的态度此时已被凌云撩得尽数化成了一滩春水，满面通红地主动求欢。

然而天不遂人愿，侠隐阁毕竟是授业学府，藏书阁更是闲杂人等来来往往，本来就不是能不顾人伦礼数颠鸾倒凤的地方。此时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呢，楼梯间传来的脚步声与谈话声却像是当头一盆冷水浇在东方未明身上，吓得他原本都有些游离的理智尽数回了魂。

「是……是柳姐姐回来了。」他有些惊慌地开口，一张小脸已吓得煞白，伸手就要把凌云从自己身上推开，「你赶紧起来！」

只是凌云却毫无起身的意思，他抬起头侧耳听了听，用一桌褪下的锦缎衣裳将东方未明一裹，便一把将他从书桌上捞了起来，抱在怀里走到了窗前的多宝阁边。

东方未明被他抱在怀里，愣愣地看着他在墙边摆弄了几下，便打开了一间暗室。

我怎么不记得自己装修的时候设计了这样的地方？东方未明有些走神地想着，还未来得及反应，便被凌云抱着躲藏了进去。

这暗室里空间狭窄得很，两人挤在里面，已是贴得紧紧的。既然理智已回了神，东方未明也不想再做了。毕竟在这人来人往的地方行这等毫无廉耻可言的敦伦之事，又成何体统了……如此想着，东方未明抬头瞟了凌云一点，小声叫他安分些，便裹着衣服转过身去不再看他。

不过凌云今日既然已是一副打定主意不听主人命令的样子，又怎么会遂他的意？他靠在东方未明身后，一双手又颇不安分地在东方未明身上游动起来。

东方未明早已被他弄得得了趣，如今更是禁不住他的挑逗，只回过头有些忿忿地瞪了他一眼，然而他如今脸颊通红，眉目间尽是春意，已是半点威慑力都没有了。

如此这般，仿佛得了主人的首肯，凌云的动作也更加放肆。阳根便是直接蹭在东方未明臀瓣之间，借着肌肤上的淋漓水色便磨蹭起来。

「等……等等……」东方未明这下倒是真有些慌了，此时楼梯间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而凌云却半点要住手的意思也没有，要是就在这和外人一墙之隔的地方任凌云放肆下去，万一被发现了，他也是真不想活了。

只是凌云今日就没有听过他的话，事已至此，他实在是骑虎难下了。

只随着外间传来的轻轻的敲门声，凌云登时摀住东方未明的腰胯，顺势便已挺身插入。左右捱擦，上下迎凑，惹得东方未明几乎要喊叫出声，而在他反应过来伸手想要捂住嘴前，凌云已将替他将满腔的黏腻呻吟都捂在了喉咙里。冰冷的金石贴在他的脸上，更有几根手指正插进他的口腔，颇暧昧地搅动着，让东方未明羞得恨不得把嘴里这几根玩弄自己唇舌的手指尽数咬断才好。这边厢东方未明是用尽全身力气才忍住了将将要脱口而出的呻吟，那边厢凌云却是一如既往的沉默不语，连呼吸与心跳的声音都没有半分。在这小小的一间暗室里，所能听见的便只剩下东方未明自己那难耐的情动喘息……

与暗室外的人声。

饶是他如今脑子里已经一片混沌，东方未明尚且还是能够分辨出此时正在交谈的来人的声音的。

「阁主先前还在这里的……是……也许是出去了。」

「那我便在此等他吧。」这低沉的男声，东方未明一听便知道是楚天碧。

听楚天碧如此决定，东方未明心中一时间有些绝望。等什么等啊！也不顾自己的意愿究竟能不能传达给屋外的人，他呜咽着用力摇了摇头。

只是他心情沉郁，凌云的动作却丝毫未停。他一手捂着东方未明的嘴，一手扶在他的小腹上，正俯着身子贴在东方未明身后，阳根在穴间进出捣弄，毫无滞涩。

东方未明一时分不清是羞耻难堪，还是畅美爽快。穴里那物粗壮硬挺，在股间啪啪直撞，磨得肉壁酥软，柱身一挺进就缠绕吸附，淫性浪荡。东方未明如今这身子不过十四五岁，还未长开，本就身量较凌云矮上不少，现下被凌云从身后肉弄，便是要踮起脚尖才能勉强够着地面。

昨晚两人才行过敦伦，如今东方未明半个身子都还是酸软的，光是站直身子都已十分勉强。他被肉得两腿酥软无力，只能在凌云按在自己小腹上的那只手上借力，一时间腔内更是酸软异常，叫他忍不住地胡思乱想：也不知道从自己小腹上，是不是都能摸到那东西进出的痕迹了。那根东西在穴内征伐，几乎要肉进胃里，而凌云的手又正巧摀在下腹，更是叫他分不清是痛是爽了。

「只是……也许阁主一时半会回不来呢？不知道他又去哪里乱跑了。与其在这里枯等，不如一起出去找找。」

「也好，想来是又去找天铃他们了。」东方未明模模糊糊地听见楚天碧与柳心萍说着，又听见两人推开房门走远的脚步声，这才终于放下那颗吊起的心来。

他才放下心来，却又被凌云翻过身，又一手揽着抱了起来。如此姿势，东方未明浑身的重量便全靠凌云一手支撑，阳根自下而上，倒是进得更深了些。甬道是愈肉愈软，濡研半晌，淫水流出。凌云也不顾主人被如此摆弄到底舒不舒服，反而是肉得更狠了些，在谷道中转磨顶撞，至根没入，堪堪碰到那骚心就被紧紧咬住不放，勾得东方未明几乎要哭叫出声。

只是他怕方才的两人还未走远，就是出了门也不敢发出半点呻吟，只好捂嘴呜咽，眼泪都委屈得几乎要掉下来。

那话儿捅进穴道又全数拔出，再狠狠顶入，浅插深送，左研右磨，激得肉壁敏感非常，水色淋漓。东方未明昨夜才被折腾过，现下已是有些吃不消了，只好将手臂攀在凌云颈间，凑到他耳边软软地小声哀求：「别.....别做了.....凌哥哥.....我们出去好不好。」一时间，他便是什么好话都一股脑儿地说尽了，甚么凌哥哥、云哥哥，乃至阿凌、凌叔叔的甜言蜜语，也尽喊了一遍。

只是他的哀求凌云便是半句也未听进去，只是不管不顾地继续黏糊糊地亲他，身下动静更是毫不客气，直把那柔嫩穴口插得艳红，被肉茎带出的肠液打湿腿根，尽弄得那处亮晶晶的，淫丽靡艳。东方未明只觉身下动作愈来愈凶狠，仿若江浪翻涌，惊涛拍岸，一头高过一头，一时间便是连呻吟的力气也没了，只靠在凌云身上小声喘息。

如此又被凌云折腾了近半盏茶时间，才泄了身子，此后便只伏在凌云肩上低低抽泣，满心恨恨地想，等出了阁楼，必要让凌云找回意识，好好反思反思自己都做了甚么荒唐事。

至于因为明阁主偶感风寒，次日的修习取消放假一日，便是后话了。